

# 一碗面

□王宝玉

那年初秋，本该是天高云淡的季节，白山却迎来了三次台风预警。防汛会议开完挺晚了，急忙换上雨靴，到城市各个内涝点去转转。转了一圈儿后，赶紧到路边的小店吃了碗热汤面。面似雪片似的落入沸腾的锅里，雾霭里让人有了一丝暖意……

回到家里冲了个热水澡，躺在床上时，当一丝倦意袭来，才感觉左下腹有点隐痛，过了一会又觉得后腰有点痛。到了凌晨三四点钟，感觉疼痛越发厉害了，渐渐地，右下腹也开始剧烈地疼起来。好不容易到了天亮，疼痛竟然有所减缓，一想肯定是昨天受凉着了。起床喝了点热姜汤，琢磨着过劲儿也就好了。

在家躺了一上午，疼痛不是那么剧烈了。中午自己在家，切点葱花爆下锅，打了两个荷包蛋，下了碗面条。小时候，

每当有个头疼感冒的，母亲总会拿着面盆去姥姥家的后趟房，到张奶奶家去压点面条回来，然后就会给我下面条，打荷包蛋。每次听到外屋葱花爆锅的声音，看着母亲端着油汪汪的一碗面，就会有发自内心的幸福。她会摸摸我的额头说：“快趁热吃，吃完病就好了……”

姥姥是闯关东来的，养成了生活节俭的好习惯。她会在屋旁的菜园子里养几只鸡鸭，攒些蛋。每隔个把月，她会趁母亲回家时，塞几个给母亲。鸭蛋会放在草房儿的坛子里腌上，等姥爷从矿里下班，给他煮一个下酒。姥爷是山东人，由于我是长外孙，吃饭时会用筷子蘸点酒，放到我的嘴里，再给我点儿鸭蛋黄吃，这是我独有的待遇。

中午，吃了几口面条，我又回到床上躺着。爱人打来电话问我好点没，我说还是右下腹疼，她说赶紧去医院吧。想想也是，我慢悠悠地起身收拾了一下，去了离家没几步的矿务局总医院。恰巧，碰到了老部长。一问才知道，他老伴儿心脏不太好，也在住院呢。矿务局总医院的张大夫，曾经和我一起在矿里工作过。她让我躺在诊床上，问了问情况，给我看了看，说这症状应该是阑尾炎，不是肾结石。忙活了一阵后，我拿着化验单去了她那，她告诉我阑尾炎，劝我说切了得了。我未可置否地摇了摇头。她白了我一眼：“早晚的事儿，那你去3号病房等着打针吧。”

说来也巧，给我打针的护士，也是当年在一个矿里工作过的。我躺在病床上，看着滴滴答答的点滴，不由想起了当年在矿里的往事。那时，我在矿党委宣传部当干事，好像也是一个秋末，晚上去矿电视台值班，睡觉没关窗户，让秋风给溜了一下。第二天，部长看我坐在办公室里没精神，脸又有点红，说是不是发烧了，赶紧去矿医院打针。去矿医院打针

时，好像也是安排在二楼的3号病房，隔着窗就能看到江边的景色。看到外边悠闲的人群，看着看着我就有点想家了，就想起了母亲给我煮的一碗面。

快到中午时，部长来了问我想吃点什么？我说想吃面条，想吃荷包蛋。午后，部长的妻子拎着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亲手擀的面条，油汪汪的汤水里点缀着翠绿的葱花，荷包蛋的香气勾起了我的食欲，我吃得一干二净。一碗面，让我心怀感恩地奋战了一个多月，采访了矿里10多位劳模和标兵，起早贪黑地写出了2万多字的报告文学，部长笑着说：“你小子面条没白吃。”

我跟办公室请了假，每天准时到3号病房打针，右下腹的疼痛逐渐好了起来。没事的时候，张大夫他们会来看看我，一起聊聊当年在矿里工作时的情景。到矿里那会儿，我才20来岁，刚从部队复员。矿里远离市区，但文化生活并不缺乏，看电影、搞职工运动会、春游，有时还会从各单位抽人开晚会。我经常和党群干部们，跟着工会去送慰问信，送慰问品。每当看到一群群矿工哥们儿升井时，那黑脸白牙的灿烂笑容，总让我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欢愉。

一周过得很快，出院之前我去看望了部长的妻子，想留点钱给她买点补品，可她说什么也不肯收。我只好说起当年老部长亲手擀的那碗面，我说没有那碗面，我不可能有精神写出当年获奖的报告文学。多亏了这个机会，让我有了文字综合的好底子，这才有后来的机遇……好说歹说老部长总算留下了我的心意。

总算又了结一件事，可以如释重负地走出医院了。这时往周围打量打量，天边有了晚霞，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很悠然，爱人又打来电话问我晚上想吃点啥？我说，一碗面就行！

天生我材

# 思念从未褪去

□李旭东

和许许多多的人一样，这个春节因为在岗位上值守，我没能回到老家。和许许多多的人不一样，他们可以见到日夜想念的父母，而我已经和父母阴阳相隔，再也没有机会在这个阖家欢聚的佳节里团圆，只能在思念中回忆那些刻骨铭心的日子。

2014年的春节，是我第一个没回老家的春节。2012年9月，母亲突然得了一种眩晕的病，发病时天旋地转，无法正常行走。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母亲的病反反复复，连续几次住院都没有明显效果，且愈发厉害。2014年1月，母亲的病再次发作，腊月二十五，大年将近，住了二十多天院的母亲惦记着一个人在家的父亲，坚持出院。我把母亲送回老家，母亲对我说：“老儿子，今年过年别回来了，在长春陪我大孙子过个年，自打孩子出生你也没陪他过过年。”儿子2007年出生，因为老家冷怕孩子生病，以往的春节都是我一个人回老家陪伴父母。听了母亲的话，2014年的春节我留在了省城，但心里却始终记挂着母亲的病情和年迈的父亲，每天都要打电话询问。正月初六，我迫不及待地回到老家，得知母亲大年初二便眩晕症复发，卧床不起。为了让我在省城陪孩子过好春节，母亲一直阻拦着没让父亲打电话给我。我内心充满自责，当天就将母亲接回长春，住进医院继续治疗。这期间，在一个医生朋友的提醒下，我带着母亲到了一家医院的心理科，医生诊断为焦虑症引起交感神经兴奋导致眩晕症反复发作，并给母亲做了口服药物的治疗规划。母亲的眩晕竟然奇迹般地好了起来，一个月后，母亲出院时已如常人，终于去掉了我的一块心病。

2016年底，患有哮喘病多年的母亲发作得十分厉害，我把老人接到长春住院。不幸的是，这一次，医生在母亲的肺部CT上发现了恶性肿瘤。自此，母亲又开始了马拉松式的化疗。2018年1月底，母亲在做第11个化疗时肺部出现炎症感染，哮喘严重，心力衰竭，生命垂危。农历腊月二十七，我将母亲转到另外一家医院。此时，母亲已经陷入昏迷，生死未卜，作为家中独子的心心如刀割。年关将近，我又万分惦念还在老家的父亲，于是打电话商量老人来长春过年，已经75岁的父亲说让我管好母亲就行，他习惯了待在老家，有亲人照顾，叫我放心。那一年的大年三十，牵挂着父亲的我陪着母亲在病房的煎熬中度过，迎来了2018年的新春。两个多月后，北国的花开时节，对人事万般留恋的母亲溘然长逝。

母亲去世后，我几乎每周都抽空回一次老家看望父亲。因为老人故土难离，2019年我为父亲重新装修了老宅，安装了地热，卫生间里淋浴、坐便器一应俱全，又添置了新家具，屋子格外敞亮，老人特别高兴。2020年春节，我和妻子领着儿子回到老家，陪父亲一起过年。在那个特别的日子，我偷偷地抹着泪水，倍加想念去世一年多的母亲。如果老人还在，住在这样温暖明亮的房子里该有多好啊！

万没想到，5个月后的体检中，父亲也被查出肺部恶性肿瘤。2020年11月9日，母亲去世两年半后，父亲也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父亲辞世后，房间的东西都没有动，我把母亲生前的遗物也放到了他的房间，坚持两周回去一次，亲自为父亲收拾房间，直到如今。

正月初四，我赶回日夜思念的老家。走进父亲的房间，一切还是熟悉的样子，阳光洒进来，屋子里耀眼的明亮，我仔仔细细擦拭着房间里的每一件东西，回忆着父母还在的日子，心里无比酸楚。收拾完房间，我把带回来的母亲4年前在天安门前拍摄的相片摆放在西窗台上，和父亲同样在天安门前拍摄的相片摆放在一起，这是两位老人相守了40多年的老宅，人虽然走了，但这里永远都是他们的家。

北窗台上，一生爱花的母亲生前养的粉色蟹爪兰正在怒放，一个多月前就已经长满花蕾的红色长寿花刚刚吐露芳华。在这阖家团聚的日子里，俨然在以一种极其庄严的仪式迎接主人照片的归来，这也许就是冥冥中的天意，仿佛母亲的爱也在它们的心里，和我一样，那刻骨绵长的思念从未褪去……

午夜箫声

# 味儿

□朱守林

好的灯笼，满街跑着炫耀着；拉着爬犁和小朋友们你拉我、我拉你地一起玩儿，翻倒了，也是一片笑声；把成挂的鞭炮拆开，一个个地扔着放；看秧歌，看孙悟空，看猪八戒背媳妇，更有胆大的在秧歌队里钻来跑去，又有趣，又新鲜。

“味儿”是一种感觉，更是一种期盼。猪肉、鸡鱼、糖果、冻梨，平时吃不到的东西，过年时总会吃到一些。有来串门的大都送两包糕点，却很难吃到嘴。正月里你送我，我送你，就盼着糕点剩下来，也变硬了，大人才拿出来让你吃，那真是满心的欢喜。

如今，水果、肉食成了家常菜，与过去相比，现在天天都是过年。因此过年时准备再多的食物，也不过如此，没有了新鲜感。秧歌成了健身的方式，到处能听到秧歌的锣鼓声，能看到扭秧歌的人群，这都不再新鲜了。看电视节目，只能静静地看演员表演，失去了以往参与其中的乐趣。

年味儿，是自己动手做出来的，是参与其中感觉出来的，没有了这些，也就没有了年味儿。

# 秧歌队来我家拜大年

□王宇

私人聊天

我儿时生活的小镇抚民就坐落在龙岗山下，那时被人们称为山沟沟。小时候，我们镇子里平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就盼着过年了。因为过年时各个村子、大队就会自发地组织秧歌队闹新春，让我们这些孩子兴奋大半年！

到了大年初三，走完娘家亲戚后，秧歌队就欢舞着来到镇里拜年了。当时我家开了个小卖店，生意还算不错。各秧歌队全都爱上我家拜年，一天最多能来八九队。于是，妈妈提前就在商店里准备好了瓜子、糖块和香烟。爸爸则手拎着一挂鞭炮站在大门口。秧歌队一来，马上鞭炮齐鸣。我们这帮孩子中胆小的捂住耳朵，胆大的则欢呼雀跃。紧接着，披红着绿、头戴花冠的秧歌队就踩着锣鼓点扭进了我们的视野。

秧歌队里有人出来打场子。一个是拿个金箍棒耍来耍去的扮孙悟空，还有一个是穿着翻毛皮袄的“傻柱子”。他们一边吆喝一边扮着鬼脸，我们小孩子一害怕就往后退，场子自然就空出来了。秧歌队一看人聚拢上来，马上就来了精神，挥着彩带，舞着扇子，踩着鼓点，扭得更欢了。

有人说：“你们快看那个老副（kuǎi）！”顺着她的手指，大家的目光聚焦到一个老太太身上。她头戴黑发套，耳挂红辣椒，穿着抿裆裤，还系着个花肚兜，脸上还扑满了白的粉，偏偏还粘了一个极其显眼的大黑痣，手里拎着一个旱烟袋，特别搞笑。“孩儿他爸，她咋那么像‘李大马勺’呢？”妈妈说。爸爸反驳道：“别扯了，咱镇福来饭店的‘李大马勺’，我还不认识他？再说了，他是个男的，你看这个瘪瘪嘴，一看就是老太太！”

旁边的人听到了我们的议论，就有人试探着喊“李大马勺——李大马勺——”没想到他竟然听见了，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王哥，王嫂子，是我，我给你们拜年来啦！”一边说，一边夸张地向我们扭过来。

爸爸笑着说：“兄弟，你不是镶了满口牙吗？这牙哪去了？”“这不都摘下来了嘛，没牙才像老太太。”那“老太太”三个字，说得格外筋道。大家看李大马勺说话漏风的样子，纷纷笑起来。李大马勺羞答答地捂了嘴，耍起了怪。这下，大家笑得厉害了。

秧歌队都亮出了看家本事。她们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撩拨着围观群众的心，弄得好些观众都稳不住神了。女人们摘下围巾挤进队伍里美美地就开扭，男人们不甘示弱，回屋扯出一条毛巾扎到头上，也钻到秧歌队伍里开扭，还有人干脆往脸上抹一把锅底灰，反穿着皮袄扭起来。加入秧歌队的男男女女，无拘无束地“浪着”“逗着”“戏着”“耍着”，汇成了一股欢乐的海洋。

秧歌扭得欢，我们看得也开心。但是也不好让他们在我家扭太长时间，他们毕竟还得去其他家拜年。秧歌队边走边扭，看热闹的乌央乌央紧随其后，我和小伙伴们还没看够，就跟着他们屁股后一家一家追着撵着看。实在看不到人影了，才恋恋不舍地回了家。

第二天，我和小伙伴们就聚在一起，挨个说出了自己最喜欢的秧歌人物，并进行评比。到了第三天，我们就在脑海中回放着那天的秧歌表演，开始了模仿。一会儿模仿孙悟空“金鸡独立”，一会儿模仿猪八戒接耙子，可怎么模仿也没有踩在高跷上过瘾。于是我们就商量好，各回各家。撒娇也好，放赖也罢，总之使出各自的“杀手锏”，央求着爸爸帮我们做一副小高跷。

当小高跷做好之后，我们都欢天喜地，比个不停，都觉得自己的高跷是天下第一，爱不释手。又缠着妈妈给我们找了红布条做高跷的绑腿，机灵的小胖子把他爷爷请来了当我们的老师，然后我们就互相搀扶着开始了高跷练习。

眼下，不用秧歌队到我家来拜年了。我和当年的小伙伴们已经约好，我们要一起回小镇扭秧歌，给老人们拜大年。

桌边清谈

回想儿时过年，那浓浓的年味至今难以忘怀。

那时过年，家家都要把屋子裱糊一番。有条件的，买几刀各式花样的裱糊专用纸，也叫窝纸。没条件的，也得买几斤旧报纸。一家人裁纸的裁纸，刷浆糊的刷浆糊，糊裱的糊墙糊棚，忙得不亦乐乎。没过几天，新裱的墙上又被赋予人们心愿的胖小子、仕女图、五子登科、松鹤延年一类的年画覆盖了。再就是或买或做，大人小孩总要添件新衣服，穿在身上，喜气洋洋的。买年货时，少不了买一张红纸和五彩纸，除夕的上午，去找人写春联、写福字、剪挂钱儿。放眼望去，门上的对联、挂钱儿，还有猪圈和马车上的条幅，满眼的喜庆。

对于小孩来说，“趣”的感觉更有刺激性。妇女们三五成群，一家一家地包黏豆包，孩子们也一家一家地串，揪一块面团就跑，捏来捏去捏成各种形状。跟着大人办年货，这瞅瞅，那看看，看什么都新鲜有趣；父母和孩子一起做灯笼、做爬犁，跑来跑去地找秸杆、找细木棒、找铁丝或细绳、找木板，忙得兴高采烈。之后拿着新做

岁月使许多往事在记忆的光感板上模糊、淡化了，但有一处却保持着新鲜的色彩，时间越久反而越明晰。这个“闪光点”便是母校。

去年盛夏时节，一个只有密密星星的夜，我回到了阔别50多年的小学母校——长春郊区大南中心小学。校园没变，操场没变，教室房舍变了，昔日的茅草房翻盖成新的红砖房，体操台边的揭示黑板换成了玻璃画廊。温馨的母校是恬静、安谧的。望天，星星顽皮地眨着眼，像是对我微笑，使我不由得想起昔日那些同窗们。四处静极了。那一排排的教室，那宽阔的操场，那一副副的球架，那一棵棵的小树，都静静地待在那里，但我却感到它们在动。试验田这一排排的树木，引我深思。那都是我们在少先队宣誓时种下的，有的已很粗壮，有的枝叶丰满，有的已经绿荫如盖了。栽树的人，也都成长起来了，走向了各自的工作岗位。

我正在遐想，突然被一阵掌声惊动。朝掌声响的地方走去，原来那间灯火通明的大教室里正在开年级组教学研讨会，发言的老师边讲边在黑板上演说。当年的老师们也是这样用心血浇灌和滋润我们这些渴求知识的幼苗的。

紧挨着大教室是教师办公室，里面也是亮着灯光，只见一位老教师正伏案批改作文。我敲了两下门就不请自入，轻轻走到他身边，作文本上的批语已经写了很多了。

“您太辛苦了，老师！”

“您是……”

“我是这个学校的老毕业生，回母校看一看。”

“不忘母校就是不忘老师。”

说着，他拿起那本作文给我看：“你看看，这孩子的联想多么丰富。”

只见文中写道：“火星附近升起了一个巨大的螃蟹，它可不是盛在盘子里的螃蟹，而是居住着各国朋友的太空城。看呐，中间那圆溜溜的壳是城市的中心控制室，那两个毛乎乎的大夹子，一个是中心研究室，一个是航空港——城市的进出口。那八条腿呢，就是八条宽广整洁的街道……”

我正看得出神，老教师突然说：“你听，隔壁教室谁在讲课？”

这么晚了还有上课的？我们连忙出来站在隔壁教室窗下往里看。只见一位长发披肩的姑娘正站在讲台上朗读课文。老教师悄声告诉我，这是新来的年轻女教师在试讲。虽然教室空空的，可她讲得那么带动，仿佛她的眼前坐满了学生。

听她讲了一会儿，老教师走回办公室。不久，他端来一杯水，悄悄对我说，水里还加了糖。我和老教师推门走进教室，向年轻女教师祝贺：“讲得不错呀，喝点水吧。”她接过水笑着说：“我一来就爱上咱们学校了，老师们都太好了。”

“等你上过一堂课就会发现学生们更可爱呀！”

老教师笑了笑，接着又说：“早点儿休息吧，9点多啦！”

“不，我还要把明天的课再讲一遍。”女教师回答。

告别了老师，我漫步在寂静的校园，任凭晚风吹拂。望着亮着灯光的教室和办公室，心想，此时此刻，有多少人都在披星戴月地工作着，而这中间就有我母校的老师们！

# 夜宿母校

□邢文国



七十二行

